

一根竹篾里的山河岁月



□刘满勤

关山的雾，还和千百年前一样，在黎明时分缠绕着峰峦。刘坪村就在这山脚下静静卧着，仿佛时间在这里走得格外慢些。你若在清晨走进村里，还能在某个向阳的墙角，看见几捆蒙尘的竹篾，或是一只磨得发亮的破篾刀。它们沉默着，却像是在低语，诉说着一个关于生存、坚韧与指尖创造力的漫长故事。这故事，是刻在刘坪人骨血里的乡愁，是他们用竹篾一笔一划写就的生存史诗。

刘坪人的命运，与身后苍茫的关山紧紧相连。山上那些看似普通的竹子、杆条、荆条，并非唾手可得。它们生长在“人迹罕至之处，东一棵，西一丛”。为了获取这些原材料，刘坪的男

人进行了一场名为“割竹子”的远征。这绝非浪漫的田园牧歌。进山前，需用厚厚的“毛练子”绑紧小腿，以防竹茬与虫蛇。干粮是粗糲的糜子、苞谷馍，山路崎岖，徒步两三时辰才至竹林。割够一捆百斤重的竹子，需翻越几道山坡，汗水一次次湿透衣衫。最险处，是那令人闻之色变的“烟筒眼罐”。羊肠小道，陡峭狭窄，仅容一人贴壁而过。脚下是深渊，背上是不听使唤的沉重竹捆，每一步也是“提心吊胆、两股战颤、汗出如浆”。每一次往返，都是一次对体力与胆魄的极限考验，是“不知道意外和明天的太阳哪一个先到”的生死穿越。

然而，正是这“千辛万苦”背回的竹子，在特殊年代构筑了刘坪人的生命壁垒。三年困难时期，当饥饿的阴影笼罩四野，附近村庄人口凋零，刘坪人却凭借这古老的手艺，用编织品换回口粮，“得以保全，实为万幸”。竹子，这关山的筋骨，化作刘坪人抵御时代寒流的温暖壁垒。他们不去购买市面上的竹子，因为那会“挤占利润空间”。这份“天道酬勤，功不唐捐”的朴素信念背后，是深入骨髓的自力更生——向自然索取，靠双手转化，一切生存的底气，都来自自己的肩膀与指尖。

竹子背回，晾干，便进入化刚为柔、经纬成器的创造阶段。破篾子是男人的活计，刀起竹分，宽窄均匀；起层刮薄，柔韧无比。随后，各家各户院里便是一片细密清脆的编织交响。

编竹席，是规模最盛的手艺。从年长的婆婆到新过门的媳妇，无人不会。三至五条竹篾为经，另取为纬，一上一下，纵横交错，时光就在这规律的“沙沙”声中铺展成一片片光洁的凉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几乎是全村的产业。南坪供销社的收购价，一顶上好的席子不过三元左右，利润微薄，却是许

多家庭重要的“活钱”。刘庭海老人三十年编席不下六千页；刘厚先老人的席子以结实细密在水洛集市供不应求；苏荷香老人更是一日三页，技艺快如风，谈笑间便已完成。一页竹席，编织的是清贫岁月里对美好生活的全部耐心与指望。

编竹笼（盘笕）与背篋，则是更显功力的实用器物。盘笕需先用木条曲成弓形做骨架，再用粗篾做“肋”，细篾如穿针引线般上下编织，一天能成三只。刘家窑的柳仰贵老人是此中翘楚，他编的竹笼“货真价实，经久耐用”，名声在外。背篋的工艺更为复杂，从盘底、立“筋”、编织到加固锁口、拴系，形成一个坚固的立体空间。大背篋背柴草，小背篋背土石，它是农人最忠实的伙伴，承载着一家生计的重量。尽管运输工具早已现代化，村民刘润院仍执着于此。技艺炉火纯青，他的背篋在水洛、韩店的集市上，成为一道连接过往与现在的风景。

还有那筛子、簸箩、笊篱……每一件竹编器具，都凝结着特定的生活智慧与适用美学。它们不是冰冷的商品，而是有温度的生活伴侣，是刘坪人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发挥无限创造力，为自己规划出的有序、自足的世界。

时代的浪潮终究席卷了这座山村。改革开放后，竹编曾让许多家庭脱贫，过上小康生活。但近二三十年，塑料、金属制品充斥市场，极大地挤压了传统竹编的生存空间。年轻人纷纷外出，寻求更广阔的世界。“从年长的婆婆到年轻媳妇儿、女儿，个个都是编织能手”的景象，已如关山的晨雾般渐渐消散。新媳妇进村，婆婆教的第一课不再是编席，那曾经响彻村落的破竹声、编织声，日益寥落。

“这些传统的编织手艺，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慢慢地退出人们的需求，

再没人编了，现面临着失传的可能，真是可惜了！”这叹息，是最深沉的乡愁。这乡愁，不仅是对一门手艺消逝的惋惜，更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禀赋可能断流的焦虑。那进山割竹的勇气，那破篾编器的巧思，那在清贫中创造价值的坚韧，是刘坪人世代相传的生命密码。

所幸，仍有像刘润院这样的守艺人，在默默坚持。他们手中的竹篾，编织的已不仅是器物，更是一段活着的记忆，一种文化的坚守。那些存放在墙角院落的旧工具、老物件，也因此不再是单纯的废弃之物，而成为乡愁的载体，成为后代追寻根脉的线索。

刘坪的竹编故事，是一部微缩的农耕文明自强史。关山的险峻，锻造了村民不畏艰难的筋骨；竹篾的坚韧，启迪了他们巧妙创造的智慧。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他们用最原始的劳作，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延续。那一页页竹席、一只只竹笼、一个个背篋，经纬交织间，是汗水，是匠心，是全家协作的温情，更是面对生活永不低头的韧性。

如今，现代化的便利触手可及，回望刘坪，回望那段与竹为伴的岁月，心中涌起的乡愁，是对先祖在绝境中开出生路之智慧的崇敬，是对人与自然深刻联结状态的怀念，是对一种脚踏实地、自力更生之生命态度的追寻。

篾条虽细，可承千钧；手艺会老，精神长青。刘坪竹编的“根”与“魂”，或许不会随着最后一位老手艺人的离去而彻底湮灭。它会化作一段口耳相传的故事，一种激励后人的精神，沉淀为这个村庄最深沉、最坚韧的乡愁，提醒着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无论走得多远，你的血脉中，始终流淌着关山的风、竹篾的柔，以及那穿越“烟筒眼罐”险道也不曾丢失的、面向生活的勇气。

□杜满仑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阅读浅表化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与经典对话，以笔墨思考的人实属难得。李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耕耘，以《敬事而信》的读书笔记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兼具思想深度、学术厚度与人文温度的佳作。这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以“儒家撷萃”“问道探赜”“阅微知著”为纲，辅以作者自画的插图，既是个人治学的忠实记录，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与创造性转化。这本书不仅使我们能感受经典的永恒魅力，更能窥见一位读书人“敬事而信”的精神底色与治学之道。

《敬事而信》的出版，不仅是李明先生个人的治学成果结晶，更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为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敬事而信》的谋篇布局堪称独具匠心，五部分内容看似独立成篇，实则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儒道元典是文化经典中的

经典，也是儒道学说的源头与精华所在。该书正是以儒道学说为核心，构建起一个从思想内核到实践路径、从历史纵深到现实对照的完整认知体系。这种布局既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新理解，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阅读与思考路径。

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照抄经典原文，而是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读，让普通读者能够轻松走进经典、理解经典。在当今社会，由于传统文化往往语言晦涩、内容深奥，许多人望而却步，而李明先生的读书笔记，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经典思想与历史知识普及给大众，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搭建了一座桥梁。他在解读过程中，注重联系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让读者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从而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在探讨“敬事而信”的问题时，结合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弊病，明确指出，“敬事”就是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不敷衍懈怠，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胡作为、乱作为；“而信”是指执政者要言行一致，守信于民，建立公信力。作者在《从崆峒问道说起——读〈庄子·在宥〉》一文中，把很多人望而生畏的老庄学说阐释为“无为而治”的政治批判，“长生久视”的修身之道，“道不可问”的认识论和对“圣王”的形象解构。这种古今活语体系之间的自如切换，让读者感到，儒道经典而非只存于博物馆里、故纸堆中，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敬事而信》为传统文化的当代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并非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重复与复述，而是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感悟，对经典思想进行了新的阐述与发展，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在“儒家撷萃”中，把儒家的“修身”思想与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相结合，提出“修正自身不可自欺欺人”“做好自己是前提”“君

敬事以恒 信而有征

——评李明《敬事而信》的治学之道及思想光芒

子为官直道而事人”“立身处世的关键是恭敬忠信”等。在“读史明智”和“阅微知著”中，通过古代历史人物和民间传说，让为官之道、做人之道更加形象化、具体化。这种将思想与历史相结合的写法，更加展现了“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敬事而信》作者的严谨学风和探索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对读书人来说都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即读书与思考的关系。不少人喜欢读书，甚至手不释卷，但多数出于猎奇，如猴子掰苞谷，往往是一无所获。李明先生则持另一种态度。他在“还是学一点吧”一文中，引用《论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后指出，只是读书，却不用脑筋思考，就会受蒙蔽；只是冥想苦思却不认真读书，就会疑惑而无所获。李明先生不仅是这样的做，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和古人对话中的所思所想与阅读经典中的心灵震撼即时捕捉，“便以笔墨记之，或楷书端肃，或行草淋漓；兴之所至，亦绘青松喻凤骨，写幽兰寄素心”。这种注重独立思考的精神，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望，对“敬事而信”这一信念的坚守，更让人看到一位读书人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对治学之道的坚守之志，以及对时代使命的担当之情。

《敬事而信》的作者，将“八小时之外”献给读书，这一坚守便是数十年。这种勤奋与坚守，也为当代人树立了榜样，激励我们沉下心来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与勤奋是人类文明中相辅相成的永恒主题。读书是汲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勤奋是践行读书价值的核心动力，二者缺一不可。当今社会条件优越，既不需要“凿壁”，也不需要“映雪”，需要的就“勤奋”。没有勤奋，即便坐拥万卷藏书，也不过是“束之高阁”，难以转化为自身的学识与能力，作者引用孔子“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句活恰如其分地证明了“勤奋”的道理。当今社会，一些人以没时间为理由放弃学习，一些人被各种琐事所困扰无法学习，一些人沉溺于手机短信而不愿意学习。当下快节奏的时代，碎片化信息充斥生活，更需要我们坚守读书与勤奋的初心，以勤奋之心深耕书本，汲取系统知识；以读书之智指引勤奋，努力提升效率。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方能在知识滋养中不断成长，在持续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作者的勤奋还表现在多才多艺上，他在书中自绘的数十幅工笔花鸟画，线条细腻流畅，着墨豪放洒脱。在描绘中特别注意对细节的处理，如对鸟的羽毛逐根描绘，每一根羽毛的色泽和纹理都清晰可见，花蕊处还用细小的笔触点出花粉，使画面栩栩如生。其书法也很有特点，是一种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书体，颜筋柳骨，沉着温厚。总体给人的感觉是洒脱飘逸，笔法精妙，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底。

□许伟锋

再踏上陇东的塬，那条被脚底板和期盼踩实的小路，找不见了。

黄土还是老样子，厚墩墩的，糙乎乎的，不声不响托着世上的生灵。上面长了层毛茸茸的野草，像岁月给它披了件旧衣裳。我深一脚浅一脚往上走，脚下没了往日的踏实，倒像踩在一片温热的胸膛上。能感觉到它的心跳，混着秦汉时的风、盛唐时的铃，还有父兄们粗重的呼吸，一下下，贴得极近。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有点疼，却透着股亲切，像爷爷当年站在塬上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隔着几十年，还能听清。

窑洞还在老地方，像个不肯闭眼的老人，守着这片塬。我挪开那根发黑的木棍，推门时“吱呀”一声，悠长又嘶哑，像故乡叹了口气。这口气，惊飞檐下的麻雀，也吹起心里积了四十年的灰。年少时在塬上跑，离别时回头望，在异乡夜里想爹娘的那些日子，都跟着这声叹息醒了，和窑洞口的炊烟缠在一起，分不出哪是过去，哪是现在。

阳光从门口照进去，切开窑里的黑，尘埃在光里打转。这尘埃里，有父亲编筐时荆条掉的屑，有母亲做饭时灶膛飘的灰，还有我和妹妹打闹时衣裳抖落的土。它们混在一处，在光里无声地飘，像在演绎我们一家人的日子。我站在里面，被带着霉味的清凉空气裹着，忽然明白，我离开的不只是这几孔窑洞，是一段活着的、有温度的日子，是多少黄土坡上的人家，都经历过的悲欢。

父亲的手，粗糙得嵌着洗不净的黄土，编了一辈子箩筐。他编进去的，是日出日落，是风调雨顺的盼头，是一个庄稼汉在苦日子里的体面。他常望着塬下发呆，不是闲得慌，是在想地里的庄稼，想儿女的前程，像黄河边的庄稼们那样，把日子放在心里琢磨。母亲的脸，总被灶火映得通红，那是村里所有母亲的模样。她用灶火的暖，把日子里的活理顺；用一碗热米汤、一个白馍，把我们喂得结实。她的爱，就藏在烟火里，一代代传着。

我们是跟着时代的脚步离开的，像泾水的支流，汇入更宽的河。离开不是忘了根，是黄土坡教我们，既要守着家，也要去闯闯。窑洞空着，不是被丢了，是记着我们这代人，怎么从土坡上走出去，又怎么想着回来。它站在塬上，听风看月，等远行的人，也护着地里

故 乡 的 黄 土 地

的庄稼。

我摸着炕沿上的刻痕，一道一道，是我从小到大的身高。那是我黄土坡上长大的记号，也是村里好多孩子都有的记号。黄土都记得，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哭声，记得我们在地里拔草的模樣，记得我们离开时的背影，也会记得我们回来的脚步。不管走多远，身上的黄土味，是洗不掉的。

夕阳把我和窑洞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塬上，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家。我门上门，“咔嚓”一声，像给故乡许了个愿。我把最想念的那部分自己，留在这里，留在黄土里，留在爹娘曾经待过的地方。塬下的村里，传来狗叫和孩子的笑，和记忆里的声音一样，恍惚间，好像我从没离开过。原来故乡一直在我心里，像血液一样，流在身上。

风从塬上吹过，带着野草和泥土的香，是我从小闻惯的味道。我忽然懂了，我爱的不只是这几孔窑洞、我的爹娘，是黄土坡上的日子，是庄稼人的坚韧，是村里人的热乎。我是黄土养大的，是泾水喂大的，我的根在这里。这份情，说不出，却在心里装得满满当当，在离开后更清楚，在想念时更真切。

月光洒在塬上，高原睡着了，我醒着。带着黄土坡给我的一切——苦日子的难，好日子的甜，守家的暖，闯世界的胆——我还要往前走。我知道，我走的每一步，都连着黄土坡；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带着故乡的味；我过得好不好，都和这片土地、这里的人，紧紧连着。

这样就够了。不，这才刚刚开始。



□梨夏

转眼间，又一年春节即将来临，又到了年猪性命堪忧的时刻。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黄土高原上，养一头滚瓜溜圆的大肥猪过年，是每个家庭生活富足的标志。为什么叫年猪？因为这头猪要用一年的时间育肥，然后在过年变为餐桌上的美味。

当年农历二月，小猪仔买回家，主人对它悉心呵护：猪舍打扫干净，铺上厚厚的干麦草；春夏季节孩子们提着筐去打猪草，把最鲜嫩的青草、野菜带回家，用刀切得长短均匀，拌上麸皮杂粮让猪食用，秋冬季节把贮藏的干树叶和红薯、黑豆、油渣等混合饲喂；倘若猪生病了，马上找兽医来给它打针、灌中药，更细心的人会定期给猪舍消毒，给猪检疫，把猪身上的毛用铁刷子刷得干干净净，防止产生寄生虫。

猪每天吃饱喝足，躺在墙根下晒太阳。这样的好日子到了腊月就该走头了。宰杀年猪是农村人开启春节序幕的标志。

杀猪，既是个技术活，也是力气活。我们村只有八爷，六爷和我父亲有杀猪的本事。给谁家杀猪他们会提前通知，到时谁家烧一大锅开水，准备好肉钩子、长条桌等杀猪的用具。女主人住住会拿出平时舍不得给吃的精饲

年 猪

料，给猪做一顿上等的断头饭。

记得有年腊月的一天，我们聚集在四叔家的院子里，八爷一声令下，几个年轻人一拥而上逼近一头正在院子里悠然漫步的大肥猪，抓住它的腿抬到长条桌上，用绳子绑牢猪嘴和四条腿，摁住猪头，八爷一手摁猪头一手执刀，瞅准盯稳，不偏不倚，从颈下往胸腔刺去，直入心脏，一刀毙命，待猪血流尽，这头猪哼叫几声便结束了生命。

那时，我扭头看见旁边的女主人，杵在那里不知所措，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在八爷的指导下，几个小伙子拔毛拔毛、卷刀刮毛、伏石搓洗。很快了，洁白的猪身子便躺在长条桌上了。接下来八爷亲自动手，像庖丁解牛般开膛破肚，有条不紊地把猪肉分解开来。他沿着脊骨割将猪身分为一、二、一半分割成方块，方便保存食用，另一半则完整保留，待腊月二十一日去集市上出售——这头猪是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除置办年货外，还要留足来年买种子、化肥的钱。

灶神是一家之主，杀了年猪，怎么

能不孝敬一下他老人家。我们将猪头敬献在厨房案板上供奉的灶神牌位前，焚香烧表，祈祷祝福。我们心想，受了如此厚待的灶神，定能“上天言善事，下凡降吉祥”。

最让乡邻高兴的是最后的杀猪宴。当杀猪匠分割猪肉时，家里的女人们早就准备好宴席的蔬菜，烧好开水，做好煮肉的准备。杀猪宴所用之肉是猪颈项上的，比较肥嫩，我们老家叫“项（读音hang）圈肉”。院子里早就摆了一个大方桌，肉菜上齐，大家围桌而坐，吃肉喝酒，不爱吃肉的入端一碗红艳艳的血条肉，爱吃肉的就端一碗油汪汪的烩肉片，泡一个又白又软的白面馒头。也有人喜欢吃凉拌肉，放上红辣椒和自己家制作的酸醋。每个人吃得满头冒汗，红光满面。我大哥似乎一直



是杀猪宴上的主角，他一边招呼大家吃饭，一边端着一碗肥猪肉在院子走动，左手拿半个馒头，右手拿筷子，由于吃得急，额角上满是汗珠，嘴角油汁子流淌，惹得几个年轻媳妇跑过去嬉闹逗趣，热闹的气氛一下子达到高潮。

光阴荏苒，多年之后的今天，养猪已专业化规模化，过年的猪肉都去超市购买。农村过年很少见到杀年猪的景象了，但杀年猪、吃杀猪宴的场景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这样想时，我仿佛又看到女主人眼里扑闪扑闪的泪花。